

书香伴菊香

□吴建



案头的野菊开得正好,是不久前我和文友采风时摘的坡地上的野株,随意插在青花瓷瓶里,过了一周,还缀着星子似的黄。我斜倚在藤椅上,漫不经心地翻阅一本新买的书。风从窗缝溜进来,携着草木的清苦,拂过翻开的书页。纸页簌簌作响,倒像替时光说了话——原来人与书的缘分,也如这菊一般,不必浓烈,却能在岁月里酿出绵长的滋味。

我与书的初遇,是在祖母的旧木箱里。那箱子沉甸甸的,朱漆已呈暗褐色,拉开时总发出“吱呀”的叹息,像怕惊扰了里头的时光。箱里整齐地堆叠着几排线装书,蓝布封皮上用毛笔写着竖排的字,墨色淡得快要看清。祖母说,那些书是当老师的祖父留下的,纸页是当年的连史纸,脆得碰不得。我却总趁她不注意,踮着脚抽出一册,坐在门槛上翻。字认不全,只觉得那些弯弯曲曲的笔画像小虫,在纸上爬得温柔;纸页间飘着淡淡的霉味,混着老木头的香气,竟比灶上的麦芽糖还诱人。有次翻到《诗经》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字句,抬头看见院角的老松顶着雪,忽然觉得纸面上的字活了过来,顺着目光爬到松枝上,成了点点青苍。

后来上了学,书渐渐多了起来,却少了些旧时光的温软。课本是崭新的,油墨味冲鼻,老师讲课时的声音传来,总有些

遥远。直到我在学校图书馆的角落里,翻到一本泛黄的《陶渊明集》。书页边缘被人摸得发毛,空白处有密密麻麻的批注。翻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页,批注里写着:“秋日午后,窗下读此,觉茶香皆有菊意。”我忽然想起旧木箱里的旧书,想起门槛上的阳光,鼻尖竟泛起一阵酸。那天我在图书馆坐了一下午,窗外的梧桐叶落了一地,风把书页吹得哗哗响,像是有人在耳边轻声读诗。

参加工作后,我出差较多,行囊里总少不了几本书。在江南的雨巷里,读戴望舒的《雨巷》,青石板上的雨声敲在伞上,也敲在纸面上,连“丁香一样的姑娘”都带着雨的湿润;在西北的沙漠里,翻王维的诗集,“大漠孤烟直”的句子刚念出口,远处的落日就把黄沙染成了金红,连风都变得雄浑起来;在东北的民居里,冬夜寒冷,裹着被子读汪曾祺的《人间草木》,看他写昆明的菌子、高邮的鸭蛋,字里行间的烟火气竟能驱散寒意,让人觉得连泡面都有了滋味。有次到南方的小城,在地摊上淘到一本《唐诗三百首》,扉页上贴着一张褪色的书

牛背上的童年

□郝兴燕

那时候,时间不是钟表上匆忙的格子,而是日头缓缓划过天空的一道弧线。我的王国,没有高墙与琉璃瓦,只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被阳光晒得发烫的田野。而我的坐骑,不是木马,也不是任何精巧的玩具,是一头毛色油亮、性情温和的老水牛。它的脊背,便是我整个童年最辽阔、也最安稳的瞭望台。

清晨,露水还沉沉地压在草叶上,我便被祖父从梦中唤醒。牛栏里,老牛已经立起身,鼻子里喷出两道白蒙蒙的雾气,见了我,它会极慢地眨一眨那双温润得像是藏着一整片湖泊的大眼睛,仿佛一位老友在道着无声的早安。我攀着它弯刀似的角,脚蹬着它粗壮的腿骨,笨拙地翻上它的背。那一瞬间,世界便豁然开朗了。离了地面,离了那些琐碎的草芥与尘土,我成了一个君王。竹梢在脚下摇曳,远处的屋顶浮在晨雾里,连平日里威严的父亲,似乎也变得矮小了。牛背是温热的,随着老牛沉稳的步履,一起

一伏,那是一种缓慢而坚定的节奏,像大地沉稳的心跳。

老牛是不言语的哲人。它走向田埂,走向溪畔,寻觅最丰美的青草。我伏在它宽厚的背上,像一只憩息的蛙。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筛下碎金,在我和牛的身上流淌、跳跃。我能看清它皮毛下肌肉的微微颤动,能闻到那股混合着青草、泥土与它本身体温的、敦厚的气息。风从耳边掠过,带来稻花的浅香和湿润的泥土味儿。有时,我会掏出一支短笛,信口吹些不成调的音符,那声音混在牛蹄踏出的“扑嗒”声里,散在空旷的田野上,显得那样稚拙而又自由。牛似乎也听着,偶尔甩一甩尾巴,驱赶着并不存在的蝇虻,算是对我这拙劣乐师的回应。

最妙的还是黄昏。夕阳像个巨大的、流着油的鸭蛋黄,缓缓地向远山沉下去。整个天空被烧成一片瑰丽的绛紫与橙红。我骑着牛,走在归家的路上。老牛的肚子吃得滚圆,步子迈得愈发慵懒。村庄

签,是干枯的野菊,花瓣虽脆,却还留着淡淡的黄。我把书签夹回“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那页,忽然觉得,这书与我早有缘分——它曾陪着某个人看菊开花落,如今又来陪我度过岁岁年年。

如今案头的书,新旧交杂,却都带着各自的故事。旧书里有前人的批注,有干枯的花瓣,有阳光晒过的痕迹;新书里有我的折痕,有随手记下的感想,有茶渍晕开的印记。我常坐在窗下读书,看野菊在瓶里静静开放,看阳光在纸面上慢慢移动。有时读到会心处,抬头看见菊影落在书页上,黄的花、黑的字、白的纸,竟像是一幅画。这时便会想起“人淡如菊”四个字——不是故作清高,而是历经岁月后,仍能守着一份淡然,像菊一样,不与百花争春,却在秋风里开得从容;也像书一样,不喧哗,不张扬,却能在时光里沉淀出智慧与温暖。

前日整理旧书,翻到祖母留下的那些旧书,纸页更脆了,有几页还沾着水渍。忽然想起祖母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书要好好读,日子要好好过。”那时不懂,如今看着书里的字,看着瓶里的菊,忽然懂了——所谓“岁华”,不过是人与书相伴的朝朝暮暮,是字里行间的温暖,是岁月沉淀的淡然。就像这野菊,年年岁岁,开得平淡,却把清香留在了每一个读过它的日子里;就像这些书,一页一页,翻得寻常,却把岁月的美好,刻进了每一个与它相伴的生命里。

风又起了,野菊的香气飘进书页,纸面上的字仿佛也染了菊香。我轻轻合上书,看窗外的秋阳慢慢西沉,忽然觉得,这样的日子,真好——有菊可赏,有书可读,有岁月可忆,便是最好的岁华。

里,家家户户的炊烟袅袅地升起来了,笔直的,在无风的空中像一棵棵生长的银树。母亲的呼唤声,隔着暮色,悠长而清晰,一声声,落在心上,便化开了。这时,我常常会在牛背上睡去,身子随着它的步伐轻轻摇晃,做着一些关于云彩关于飞翔的轻飘飘的梦。直到牛在自家院门前停下,低低地“哞”一声,我才揉着眼,滑下牛背,脚踩在坚实的地面上,梦里还残留着那股日晒与青草的味道。

许多年后,我离开了那片田野,走进了由水泥与钢铁构筑的森林。这里的坐骑是轰鸣的机车,它们在僵硬的轨道上狂奔,载着人们去往一个又一个明确的目的。速度是快了,快得让人看不清窗外的风景,快得让心都跟着颠簸起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那样完整的、绚烂的黄昏,也没有听过那样悠远的、母亲的呼唤。

前些日子回乡,我发现那头老牛早已不在了,当年的牛栏也坍塌了,只剩下一片荒芜的杂草。我静静地站在那儿,暮色依旧,炊烟依旧。忽然间,我仿佛明白了什么。

那头牛,它驮着的,何尝只是一个天真的孩童呢?它驮着的,是一段慢悠悠的、金黄色的光阴;是一个时代,一个以泥土为根、以自然为邻的时代的背影。我从牛背上下来,双脚落地,便走进了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昨天。而我,我们,这些从牛背上下来的一代人,是否在奔向未来的路上,把那份从容、那份与天地同步的安然,遗落在了那片田埂之上?

斜阳落在我掌心

□瞿杨生

秋日的傍晚,我抱着一摞旧书上楼。楼道拐角的西窗,平日里不曾留意,此刻却像被谁突然擦亮了一般,将一整块完整的、温吞吞的夕阳,不偏不倚地投在我面前。

一片夕光,恰好滑过书脊,沉沉地跌在我摊开的左手掌心。我愣住了,下意识地停住脚步。

这光,和平时看到的、感受到的,全然不同。它有了实在的体量,好比一小块融化的、温热的蜂蜜糖,沉甸甸地贴着皮肤。那股暖意,不烫,却极有耐心,顺着掌心的纹路,一丝丝地往血肉里渗透。我鬼使神差地,慢慢收拢了手指。

我真的把它“握”住了吗?这想法有些孩童般的傻气。可我分明感觉到,那一团柔软的暖意,被我圈在了小小的、由手指围成的世界里。我竟真的,握住了一捧秋天的夕阳。

举动间不由得小心翼翼起来,捧着这捧光上楼、进屋,它为我的书桌、水杯都镀上了一层暖意。我坐下,那光就安静地伏在我的膝头,恍如一团收敛了光芒的、温顺的火苗。

当这份暖意满盈掌心,黄昏于我,不再是一个流逝的时间名词。它被我私密地、完整地携带了。窗外,天光正在无可挽回地消逝,而我的掌中,却固守着它最核心的温暖。

这感觉奇妙极了,宛若偷偷藏起了一颗即将坠落的星辰的最后一声叹息。然而,光终究是握不住的。就像时间,像生命里许多美好的瞬间。我眼看着掌心那团暖色由浓转淡,由深金褪为浅黄,边缘开始模糊,犹如退潮的海水,一点点从我指缝间抽离。

那份重量感也渐渐消失了,最后,只剩下皮肤上一点若有若无的余温。天,彻底黑了。屋里开了灯,白晃晃的,有些清冷。我再次摊开手掌,就着灯光细细地看。掌心里空空如也,那捧光仿佛从未存在过。

可那些纵横交错的掌纹,在此时看来,却与往日不同了。它们似乎被那逝去的夕阳重新描绘过,显得更深、更清晰了。一条条,一道道,不像预示命运的神秘符号,倒像是被一把温柔的犁铧刚刚犁开过的、细小的沟洫。

我望着掌纹,那只无形的手,已在此完成了一次温柔的耕耘,为我埋下了一颗用以陪伴随之而来的所有长夜的种子。

“浣花溪”征稿启事

欢迎投来散文(含游记)、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标题注明“散文”或“游记”或“小小说”。作品须为原创首发、独家向“浣花溪”专栏投稿,禁止抄袭、一稿多投,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照片附加在稿件中。邮件中不要用附件,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卡号、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投稿邮箱:huaxifukan@qq.com

生活服务广告 028-86969860

收费标准:70元/行/天,每行13个字

律师提醒:本刊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所有信息均为所刊登者自行提供,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证明文件 and 手续。

■四川中创恒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遗失开具给德昌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保证金收据,编号:7554993,金额:500000元,开票日期:2025年8月26日,声明作废。
■成都市增亿圆商贸有限公司原法人李在勤(印章编号:5101055235489)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市郫县可乐网吧财务专用章(印章编码:5101245003191)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田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76463752)遗失作废。

■成都金创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1510114587580381L)及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255020739),其他类型印章(编号:5101255020738),朱冬昀法人章(编号:5101255020740)均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丙卓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5114210011543,冯广红法人章:5114210011545,遗失作废。
■成都企来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白皓月法人章(编码:5101085434645)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博延之秀服装厂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825644883397)正副本、公章(编号5101825010636)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居之佳橱柜有限公司公章(编码:5101245040293)、刘红生法人章(编码:5101245388656)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华懿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072020381)正副本、公章编号5101000131646、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0131647、陈懿法人章编号5101000131648 遗失作废